

(法)左拉 著 金铨然 骆雪涓 译

梦



梦

〔法〕 左 拉 著
金 耀 基 译

版 江 民 出 版 社

Emile ZoLa

Le Rêve

据 Marguerat 1959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 俞雄伟

责任编辑 刘微亮

梦

〔法〕左 拉著

金铿然 骆雪涓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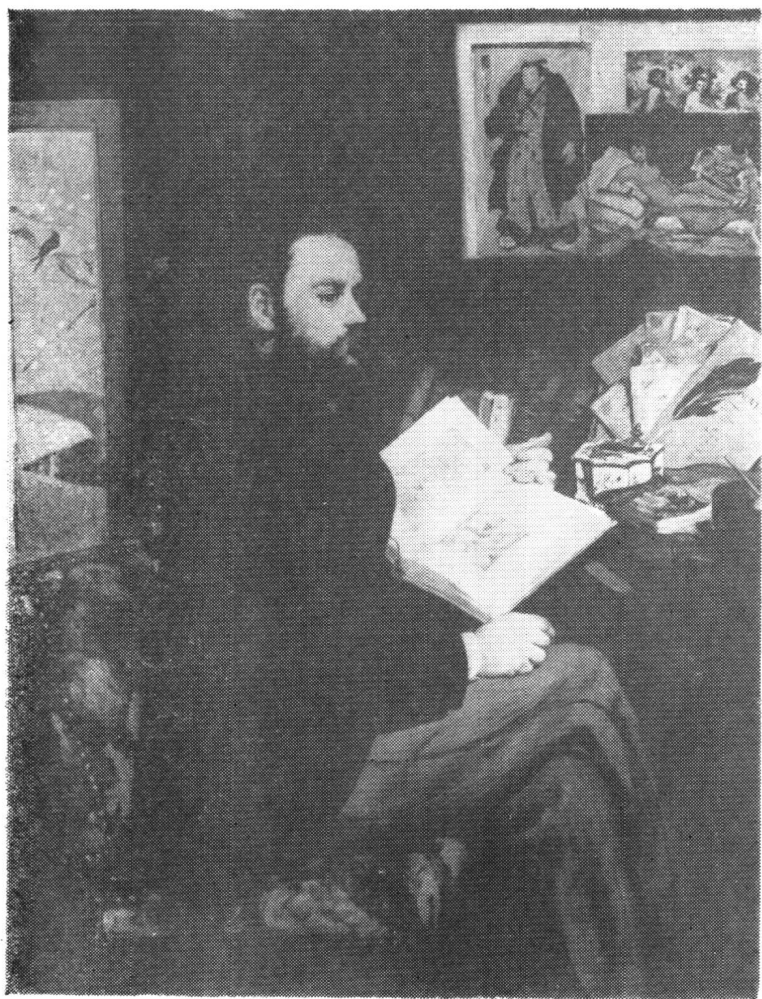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375 插页2 字数147,000 印数00,001—52,000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3·290 定 价: 0.63 元

内 容 简 介

爱米尔·左拉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作家。《梦》描写一个贫穷、善良而富于幻想的绣花少女与大主教的儿子、一个具有平民思想的青年人相爱，由于社会的等级观念和宗教的愚昧和偏见，女主人公经受了种种残酷的精神折磨，最后死在爱人的怀抱里。小说以传奇式的故事开始，以“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的悲剧告终。



〔法〕左拉

一八六〇年隆冬，瓦兹河结了冰，厚厚的白雪覆盖着下庇卡底平原；圣诞节这天，从东北方向刮来的狂风几乎席卷了整个波蒙区。清晨开始下雪，傍晚时越下越大，一夜之间积雪成堆。在上城，奥费弗街的一端是主教堂耳堂的北墙。狂风夹着漫天大雪，拍打着圣女阿涅斯门，这是一座古老的罗曼风格的大门，和哥特式建筑风格已很接近，在光秃秃的山墙下，有很多雕塑像作为点缀。第二天黎明，雪深过膝。

街道还在沉睡中，昨夜节日的狂欢使人们懒得起床。时钟敲了六下。小雪花缓慢而不停地飘着，给昏暗的天空涂上了一层青色，在蒙眬中，只有一个看不清的东西在蠕动，这是一个九岁的小姑娘。她躲在教堂的拱门下过夜，冷得嗦嗦发抖，缩做一团。她衣衫褴褛，头上裹着一块破绸巾，光脚穿着大人的鞋子。看来她走遍全城，求乞无门，精疲力竭才倒在这里。她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没有任何亲人，没有任何东西，她被这个世界遗弃了，饥饿啃噬着她，寒冷毁坏了她；她十分衰弱，呼吸困难。在风雪交加之时，她再也无法挣扎，只得步步后退，转移到这里，蜷缩在这座古老的石拱门下。

时光悄悄地流逝。她倚在塑有圣女阿涅斯雕像的两开门的一扇门柱上过了很久。圣女阿涅斯，这个十三岁的殉教者是和

她年龄差不多的一个小姑娘，脚边是棕榈枝和一只小羔羊。三角帽上的浮雕展示出耶稣的未婚妻——童贞女的全部传说，她长发披身，有一个纯洁的灵魂：省长的儿子向她求爱，被她拒绝了，省长把她赤身裸体地押赴火刑场；刽子手们刚点燃木柴，她的肢体就分离了，火焰便向刽子手扑来；她的骸骨产生了奇迹，医好了皇帝的女儿康斯坦斯的麻疯病，她的一张画像也产生了奇迹，想女人想得十分苦恼的波奈神甫根据教皇的建议，向她的肖像献上碧玉戒指，像中人伸出手指又缩了回去，戒指还在原处，波奈神甫得到了拯救。在门楣中心的光环中，阿涅斯升天，耶稣娶了小巧、年轻的阿涅斯，他们无限幸福地亲吻。

风呼啸着越过街道，鹅毛大雪迎面扑来，洁白的雪块埋住了门槛，孩子躲在一旁，脸对着一群圣女雕塑像，这些都是圣女阿涅斯的同伴，是随从她的圣女：右边三个，陶乐苔，在狱中吃着奇异的面包，巴尔勃，呆在一座塔里，日内微艾弗，她的纯洁拯救了巴黎；左边三个，阿格蒂，她的乳房被扭曲、被扯掉，克雷斯蒂纳，遭到父亲的拷打，脸上被打得皮开肉绽，赛西尔，她与一个天使相爱。在他们上面也是圣女，三排紧挨着的圣女登上石拱门，拱门的头线上装饰着一个矫健和纯洁的裸体像，下面是痛苦的折磨和令人心碎的景象，上面是天堂里天使的飞翔和无限欢欣的景象。

时钟响了八下，天大亮了，小姑娘很久没有一点遮盖。雪即使没有把她完全覆盖，也到了她的肩头。她身后那扇古老的门被厚厚的白雪盖住了，好象一张挂着的银鼠皮，在灰色的墙下白得象一座祭坛，光滑得连一片雪花都沾不住。门上的圣女雕像从头到脚都是白的，发出圣洁的光芒。高处的门楣中心拱形曲线间的小圣女们冉冉飞升，在昏暗的底部勾出明朗的轮

廓：最上面是升天景象，在阿涅斯的婚礼上；大天使们迎着纷飞的白玫瑰花瓣前来祝贺。童贞女的塑像浑身洁白，带着她的白棕榈和白羔羊站在柱石上，在严寒中，晶莹的白雪把童贞女胜利而神秘的激情都结成了冰。她脚下是那个可怜的孩子，整个身体都被埋在雪里，僵直而雪白，仿佛变成了石头，简直和那些圣女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时，沿街墙上有一扇百叶窗被风吹得啪哒、啪哒地响，响声使小姑娘微微睁开眼睛。她的右边是和主教堂连着的房屋。二层楼上，一位四十岁左右，有着美丽的、金褐色头发的妇人刚刚弯下腰向窗外望着，尽管天气冷得可怕，她还是把膀子伸到外面一会儿，无意中看到一个孩子在蠕动。一种出于同情的惊讶使她那平静的面孔上浮现出愁云。她打了一个寒噤重新关上窗户。她记住了这一瞬间留下的印象：一个裹着破绸巾，露出金发的小家伙，浅紫色的眼睛，椭圆形的脸蛋，长长的脖子，带着一种百合花似的优雅，削肩膀；可是冻坏了，她的小手和小脚都麻木了，只剩下口里呼出的一丝热气。

孩子的眼睛呆呆地朝上望着，那是一幢只有二层楼的、狭窄而古老的房屋，一座十五世纪末的建筑。它在主教堂的一侧，在两垛墙之间，就象一个巨人的两个脚指头之间的一个小疣。它被奇妙地保存了下来，基石支撑着它，它是砖木结构，屋架伸向三角顶下一米，楼梯的小塔向外突出，左角上，破旧的窗户留下了岁月的痕迹，房子的年龄说明需要修理了。磁砖屋顶表明这是路易十四时期的建筑。人们很容易看出这一时期的工程特征：天窗开在三角顶的饰座上，小木门框代替了原始的花玻璃，第二层上连着的三个窗口改建成两个，中间的那个用砖堵住了，这使得房子的外貌与街上其他邻近的建筑相对称。底层的变化也是很明显的，在楼梯下，过去安装旧铁门的

地方现在换上了栎木制的门。下面是石头砌成的宽大连拱廊，四面和尖顶上都有一个长方形的出口，这是一种宽大的窗户，代替了尖顶式建筑的窗口，这种窗口以往是开向街道的。

孩子凝视着这所手工业主的古老而整洁的房子，脑子里空空的，她望着钉在门上的黄色标志，上面用古老的黑字写着“于贝经营缝纫教堂饰物”的字样，这当儿，她听到一扇百叶窗的拍打声，这是底层方窗上的百叶窗：一个男人俯下身子，脸上的表情是忧郁的，鹰嘴鼻，尽管还不到四十五岁，但起了皱纹的额头上覆盖着一头厚厚的白发；顷刻间，她顾不上仔细观察他，她薄薄的嘴唇痛苦地抽搐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她看到他站在浅绿色的玻璃窗后。他转过身来，作了一个手势，他妻子又出现在窗口，非常漂亮。两个人并排站着不动，愁眉苦脸，目不转睛地望着小家伙。

近四百年来，于贝家族世代代住在这座房子里。在路易十一时期，一个缝纫教堂饰物的师傅建造了这座房子，另一个在路易十四时期修理过它；现在的于贝在这里绣制教堂用的祭披，也就是他们祖先干的行当。二十岁时，他爱上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就是现在的于贝蒂，他深深地爱她，甚至不顾她母亲、法官寡妻的反对，把她带走了，然后结了婚。她非常美丽，这便构成了他们的罗曼史，他们的欢乐和他们的不幸。八个月后，她大腹便便，来到母亲临终的床前，这位母亲剥夺了她的继承权并诅咒她，她被折腾得当晚就生下了孩子，而孩子一出世便夭折了。后来，在墓地上，在棺材里，资产阶级的顽固象是永远不肯饶恕他们似的，因为尽管夫妇俩都怀着殷切的期望，却没能再生孩子。二十四年之后，他们仍为失去孩子而悲伤，如今，他们每想到夭折的孩子就感到痛苦和绝望。

小姑娘被他们的目光搅乱了，她躲到圣女阿涅斯柱子的后

面。她担心白天来临，街上的店开了门，人们上街来。奥费弗街是一个死胡同，教堂半圆形后殿一边被于贝家的房子堵住了，狭长得象走廊般的太阳街从另一边作为出口，沿着教堂的侧堂，一直连到正面的克洛华特广场，两个修女经过这里，朝这个她们在波蒙从未见过的小叫化子望了一眼。雪花缓缓地飘个不停。整个城市象被一层大的白色裹尸布包得严严实实。远处传来一阵喧闹声。

对错误地被遗弃感到羞怯，孤僻的孩子直往后缩，忽然她发现了站在她面前的于贝蒂，她家里没有女佣人，她是出来买面包的。

“小家伙，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是什么人？”

孩子没有吭声，她藏起脸，四肢冻得失去了知觉，她的心脏也象冻成了冰，快要停止跳动了。这位好心的妇人转过身来作了一个深深怜悯的手势，小姑娘跪倒在地上，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身上的一片破布滑落在雪中，被静静的雪花盖住了。妇人买回来热腾腾的面包，凝视着地上的小姑娘，又一次走近她。

“小家伙，你不能再呆在这扇门下面啦。”

这时于贝出来了，他站在他们家的门前，一面打开面包，一面说：

“给你！拿着吧！”

于贝蒂没有说话，而是用一双结实的臂膀搂着孩子。孩子没有再往后缩，妇人就象拿东西一样把她带走，她牙关紧扣，双目紧闭，浑身冰凉，就象一只从巢里掉下来的小鸟一样轻。

回到家里，于贝关上了门，于贝蒂抱着小姑娘穿过一个临街的房间，这是一间小客厅，在大而方的窗前，有一些绣花

的窗饰。然后进了厨房，厨房是一间古老的普通房子，收拾得干净整齐，几乎是完美无缺。一眼望得见的大梁有二十处用石板修补过，宽大的壁炉周围砌着石头，板上放着搪瓷器皿，锅子、水壶、水盆，都是用了一两个世纪的器具，还有一些古色古香的陶器和锡器。但壁炉上有一个现代火炉，一个大的铁火炉，配有全套闪闪发光的铜具。炉火正红，铜壶里煮沸的水发出丝丝的响声。另一头咖啡壶里的牛奶咖啡还是热的。

“好！这里比外面好一些，”于贝说，一面把面包放在房子正中间的路易十三时期的笨重桌子上。他把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放在靠近火炉的地方，这时，她渐渐苏醒过来了。

于贝蒂让孩子坐下；两口子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身上的雪渐渐化了，变成大滴大滴的水。从她穿着的大人鞋子的破洞里可以看到冻坏了的小脚，单薄的衣衫遮着她冻僵的、悲惨而痛苦的身体，她哆嗦了好一阵才睁开了迷惘的眼睛，就象落入陷阱而惊醒过来的一个小动物。她的脸直往脖子下的破衣服里缩。他们抚摸着她受伤的右臂，这只右臂一动也不动地紧弯着放在她的胸前。

“放心吧，我们不会伤害你的……你从哪里来的？你是谁？”

随着他们的话音，她变得更加惊惶起来，好象有谁躲在后面要打她似的。她偷偷地环顾厨房里的石板，大梁，闪闪发光的器皿；然后望着两扇不规则的窗户，目光停留在古老的窗口和窗外的花园，直至主教府的树丛，白色的轮廓位于墙的深处，她看到这些，流露出一种吃惊的表情，左边，沿着一条小路的是主教堂，还有半圆形后殿的小教堂的罗曼式窗户。

火炉的热气传遍她全身时，她又重新猛烈地颤抖了一阵，眼睛望着地下，一动也不动。

“你是波蒙人吗？你的父亲是谁？”

看到她一声不响，于贝想可能是她喉咙堵塞，说不出话来。

“别往下问了，”他说，“还是给她一杯滚热的牛奶咖啡好。”

于贝蒂也觉得这样做更好，立刻把她自己的杯子递给孩子。女主人把两大片夹着奶油的面包送到她跟前，她不理睬，并且拼命往后缩；但是这小家伙实在饿坏了，她终于吃了，还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为了不打扰她，于贝夫妇默不作声，以怜悯的目光望着她发抖的小手，杯子老是送不到嘴边。她只能用左手，她的右胳膊一动不动地贴胸放着。快喝完时，她险些儿打碎了杯子，她用不灵活的胳膊肘接住杯子，带着一种畸形的手势。

“你的胳膊受伤了？”于贝蒂问她。“别害怕，小家伙，让我看看。”

可是，当于贝蒂一碰到她，她就猛地站了起来，挣扎着，女主人放开了她的胳膊。她贴身藏着一个带封皮的小本子从她衣服的破洞里掉了下来。她想拣回来，愤怒地握紧拳头，瞅着这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打开小本子并且念着上面的字。

这是一张赛纳省儿童救济部门发的证件。第一页上，在嵌有圣万桑·德·保尔的画像下，印着几行字：学生的姓，一个简单的连字符号后面，是可用墨水填写的空白；然后是名字，安日丽格·玛利；出生年月，一八五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收留日期是同月的二十三日，注册编号为一六三四。没有父母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生证明，只有这么一本有关当局的枯燥的小本子，本子的封面包着粉红色的布。一个举目无亲的小东西，只有编号和班级的弃儿。

“啊！一个拣来的女孩！”于贝蒂叫道。

安日丽格终于带着狂暴的口气说话了：

“我比所有的人都强，我最好，最好，最好……我从来没有偷过别人一点东西，而他们偷走了我的一切……把偷的东西还给我。”

这种难以想象的狂妄，一个小姑娘身上竟能激起这样强烈的感情，这使得于贝夫妇不得不抓住她。他们眼前已不再是一个金色头发，浅紫色眼睛，带着百合花般优雅的长颈的小姑娘。在她凶恶的脸上，一双眼睛变黑了，脖子涨得通红。此刻她已经暖和，缓过劲儿来了，她站起身来，吹着口哨，就象一条在雪中抬起的蛇。

“你不坏，”绣匠温和地说。“我们想知道你究竟是谁，是为了你好。”

越过她妻子的肩头，他浏览了小本子上写的字，在第二页上，有奶妈的名字。“婴儿安日丽格·玛丽，一八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托给农民阿末兰先生的妻子法朗索瓦奶妈喂养，住在苏朗日镇奈弗区，在喂奶的第一个月后离开的时候，这位奶妈收到一包衣服行装。”随后是一张由儿童收容所的神甫签字的受洗证明，然后是孩子离开和到达时的医生证明。每月的付费，每个季度的付费，满满地填了四大页，每付一次都有税收官难以辨认的签字。

“怎么？奈弗！”于贝蒂问道，“你被抚养的地方靠近奈弗？”

安日丽格无法阻止他们继续往下念，急得满脸通红，她恶狠狠地不说话。可是愤怒又使她张开了嘴，她谈到她的奶妈。

“啊！妮妮妈妈一定会揍你们的。她要保护我的，尽管她打过我的嘴巴……啊！我当然不该那么倒楣，跟畜生在一起

.....”

她的声音哽咽，断断续续，不连贯地谈到通向警察局的草地，谈到在那边玩耍过的大路，油煎的荞麦饼，一只好大的狗咬过她。

于贝打断了她，高声念着：

“在得了重病或是受到虐待的情况下，副学监受权给孩子换奶妈。”

下面是孩子安日丽格·玛丽在一八六〇年六月二十日托给路易·弗朗戈末的妻子戴海丝，他俩都靠卖花为生，住在巴黎。

“好！我明白了，”于贝说。“你病了，人们把你带到了巴黎。”

可是，不仅如此，于贝夫妇还一点一点地从安日丽格的口中了解了她的全部历史。路易·弗朗戈末，他是妮妮妈妈的表兄弟，因患疟疾回到乡间休养了一个月；他的妻子戴海丝对这个孩子十分爱怜，把孩子带到巴黎，在巴黎，她使孩子懂得了卖花人的生涯。三个月后，她的丈夫死了，她十分痛苦地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到住在波蒙的硝皮匠、她哥哥哈比埃那里。十二月初她就死了，把孩子托给她嫂嫂。从此，小家伙挨打受骂，遭到百般虐待。

“哈比埃夫妇，”于贝喃喃地说，“哈比埃夫妇，对，对！住在贫民区里，里涅尔边上的硝皮匠。男的是个酒鬼，女的人品很坏。”

“他们用各种办法来虐待我，”安日丽格带着反抗和痛苦的傲慢接着说。“他们说，对一个私生女来说，小河沟是最好的去处。当那个女的狠狠揍我时，就象对待她的猫那样，还把地上的猫食塞到我嘴里；就这样，我还经常饿着肚子睡觉……

啊！我只好去自杀了！”

她露出十分绝望的表情。

“圣诞前夕的早晨，就是昨天，他们喝了酒，开玩笑，他们冲到我跟前，威胁说要用手指挖出我的眼睛，事情并没有完，接着，他俩厮打起来，两个人横七竖八地躺在房里的地上，我还当他们死了……很久以来，我都想逃跑。但我舍不得我的小本子，妮妮妈妈拿出来给我看过好多次，并说：‘你瞧，这就是你的全部财产，要是没有这，你就什么都没有了。’自从戴海丝妈妈死后，我知道他们把本子藏了起来：藏在五斗橱上面的抽屉里……于是我跨过他们的身体，拿到了小本子，我把它贴肉绑在胳膊上就跑了。它太大了，我以为所有的人都能看到，有人会来偷走。啊！我跑呀，跑呀！天色渐渐黑了，呆在这扇门下我冷，啊！我冷，我还以为我活不成了。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我决不松开它，这不是！”

于贝夫妇把小本子合上并还给了她，她兴奋得赶紧抢了过来。然后，她倚着桌子坐下，双手捧着小本子哭个不停，脸对着粉红色布封面。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压倒了刚才的傲慢，她的全身仿佛融化在这几页磨光了边儿的、记录着她身世的苦水中，就这么点可怜的东西，却是她仅有的财产，是把她和人世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绝望使她的心都快碎了，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纷纷落下。在这一打击下，她恢复了原先那个金色头发流浪儿的漂亮模样，略长的椭圆形脸蛋是那样纯洁，一双紫色的眼睛衬着苍白的脸色显得那样温和，细长而优美的脖子，就象一个水晶石做的小圣女。突然，她抓住于贝蒂的手，闭上那温柔的嘴唇，深情地吻着。

于贝夫妇的心灵被搅乱了，说话结结巴巴的，他俩几乎都哭了。

“亲爱的，亲爱的孩子！”

她还没有完全变坏吧？也许能把她这种吓人的狂暴脾气改过来。

“呵！我请求你们，不要把我再给别人，不要把我再给别人！”

于贝夫妇相互注视着。正好从秋天起，他们就打算收留一个学徒，而有些女孩子不愿意住到家里来，使得这一对没有子女的夫妇很发愁。于是他们立刻作出决定。

“你愿意吗？”于贝问道。

于贝蒂不慌不忙，平静地回答说：

“我愿意。”

他们马上着手办手续。绣匠跑去把这一段奇遇告诉波蒙北区的治安法官格昂希尔先生，这是她妻子的表兄，他们唯一的亲戚；他负责办理一切手续，写信给公共救济事业局，以便在花名册上注销安日丽格的登记号，获得留在素以正直闻名的于贝家当学徒的资格。区的副学监来更改了小本子，当着新主人的面，写了契约，契约要求后者温和地对待孩子，把她当作自己人，让她常去学校和教堂，有一张单人睡的床。救济当局按规定付给津贴，发给穿的衣服。

十天之内，这些事情都办妥了。安日丽格睡在上面靠近顶楼的地方，在对着花园的顶楼间里，她开始学习刺绣。星期日早晨带她去做弥撒之前，于贝蒂当着她的面打开工场里那只古老的箱柜，柜里锁着纯金块。于贝蒂拿着小本子，把它放在一个抽屉里，说道：

“瞧，我把它放在这里，你想要或者想回忆什么的时候，可以到这里拿。”

那天早晨，走进教堂时，安日丽格又一次站在圣女阿涅斯

门下。一周来，天气渐渐转暖，接着又冷了起来，开始融化的积雪又冻成冰花束和冰柱。现在，又是大地冰封，原野象披着镶有玻璃花边的透明长袍。圣女陶乐苔手执一个火把，清流从她手上滴下。赛西尔戴着一个银冠，冠上落下一些水珠；阿格蒂，她那因受钳刑而破损的喉部被水晶的铁甲封住了。在巨大的神龛的玻璃和宝石后面，门楣中心拱形曲线间的小圣女们几个世纪来仿佛一直没有变化。阿涅斯身穿拖地的宫廷斗篷，斗篷以闪闪发光的线织成，绣着星星。她那小羔羊身上的羊毛仿佛是金刚钻制成的，那棕榈枝变成天空的颜色，在寒冷的洁净中，整个大门闪闪发光。

安日丽格回忆起在圣女们的保护下，她在这儿度过的那个夜晚。她抬起头，向她们微笑。